

假如也生有翅膀

鱼



迟子建
最新散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

V

假如

也生有翅膀

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假如鱼也生有翅膀: 迟子建最新散文/迟子建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5. 1

ISBN 7-5404-3418-X

I. 假... II. 迟...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5694号

假如鱼也生有翅膀——迟子建最新散文

著 者:	迟子建
责任编辑:	薛 健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东三环1508号
本社网址:	www.hnwy.net
邮 编:	410014
销 售: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字 数:	201千字
印 张:	9 印张
印 数:	20000册
版 次:	200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04-3418-X/I·2132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有奖

该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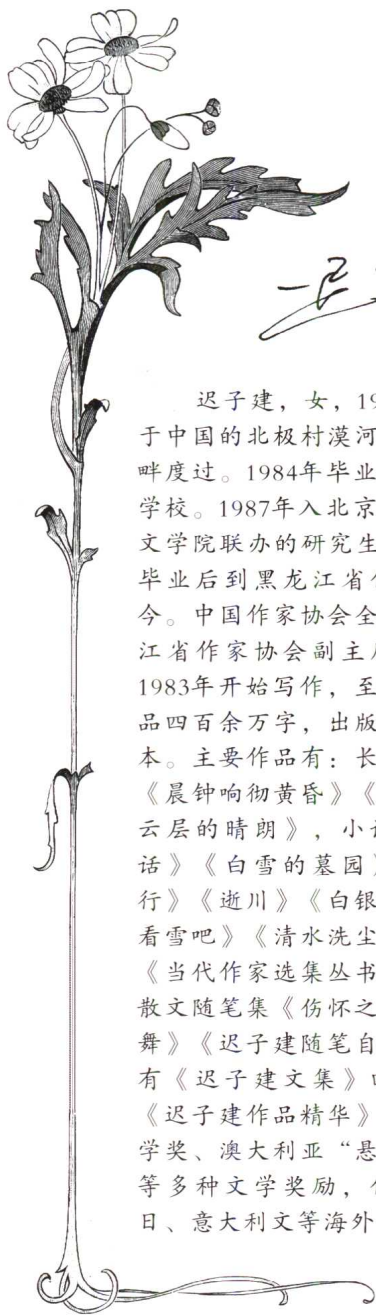


致爱人

你离去了
从此环绕我的河流
就是两条了

一条仍静静流淌在
我们故乡的窗外
夏天为云裁剪衣裳
秋天拥着一轮明月
听两岸的风声入禅

另一条在你现在居住的
地方
那银河之水
已悄悄注入我的双眼
当寒夜降临
总会有一缕最温柔的星
光
轻轻漫过窗棂
安抚着
远离炉火的我



迟子建

迟子建，女，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中国的北极村漠河。童年在黑龙江畔度过。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四百余万字，出版有三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迟子建卷》以及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和三卷本的《迟子建作品精华》。曾获得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文等海外译本。








A 春天最深切的怀念

春天最深切的怀念	002
雪山的长夜	009
尼亚加拉的彩虹	014
一条狗的涅槃	020

B 时间怎样的行走

一只惊天动地的虫子	026
寻石记	030
马背上的民族	033
花季的乞讨	036
远去的邮车	038
中国北极的天象	041
午夜的费穆与伯格曼	044
罌粟的报复	047
奸商横于世	050
照相去	053
会唱歌的火炉	057
北方的盐	061

傻瓜的乐园	064
时间怎样的行走	068
木匠与画匠	071
骂声中的浪漫	075
女人与花朵	079
食物的“后宫”	083
鲁镇的黑夜与白天	087
中国足球：区域内的顺风球	094
是谁为“名利”制造了温床	097
我们到哪里去散步	100

 一滴水可以活多久

女人的手	104
阿央白	107
灯祭	110
黄沙蔽天时	115
萤火一万年	119
周庄遇痴	122
鼠儿戏“猫”	127
一滴水可以活多久	132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136
-------------	-----



土著的落日	139
邦迪海滩的驯犬者	142
风景	145
伦敦的“黄金之路”	148
艺术之“缘”	152
酒吧中的欧洲杯	156
石头与流水的巴黎	160
最苍凉的海岸	164



那一抹金秋的灰色

闲适的苏童	170
一朵乌云	174
迷舟的格非	177
对方方的一次写生	180
素面朝天的毕淑敏	184
“白水青菜”潘向黎	188
戴妮与吉安拉	190
那一抹金秋的灰色	195



窗里窗外的世界

我说我	200
假如鱼也生有翅膀	203
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	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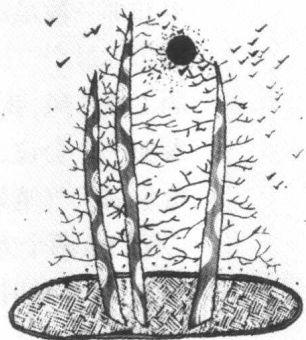
我能捉到多少条“泪鱼”	212
《树下》自序	215
《踏着月光的行板》自序	217
《迟子建作品精华·短篇卷》序	220
《迟子建作品精华·中篇卷》序	223
《迟子建作品精华·日记卷》序	226
时远时近的光	230
屠宰之歌	232
朗诵与逆向思维	235
自觉与被动	239
小说的气味	243
上帝如何加盖邮戳	246
麦田里的守望	250
一脉清流消逝	254
窗里窗外的世界	258
“红楼”的哀歌	261
背叛与赎罪	265
拾贝壳的人	271
在温暖中流逝的美	276



Chun Tian
春天

ZUI SHENQIE DE HUAINIAN

最深切的怀念





春天 最深切的怀念

——悼世君

二〇〇二年五月三日,是我经历的所有春天中最残酷、黑暗、绝情的一个日子。那天下午,我得知了爱人在奔赴塔河途中突遭车祸的噩耗,这对我来讲真的是晴天霹雳!事情已经发生半个月了,可我现在仍然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噩梦,世君还会醒来,还会打开家门,轻轻地走进来,微笑着对我说:“老婆,做的什么好饭?”

世君在哈尔滨开完省第九次党代会后正赶上“五一”长假,而我也从西安做完陕西卫视的《开坛》文化访谈节目赶回哈尔滨。大兴安岭一旦进入防火期,就像战士处于临战状态一样充满了紧张感。他惦记着塔河县的防火工作,不停地打电话向县里和山上各林场的领导询问防火情况。当他得知那一段虽然气温低,但风比较大之后,就对我说:“我只能陪你过个‘五一’,二号我就回去。”对他的这种极其认真的工作作风,我早已习惯了。如果不是因为我很快要到南方参加一个会议,我就会如以往一样陪他回去了。五月一日,哈尔滨天气晴好,我们一同到儿童公园游玩。他开玩笑说:“我们是两个大儿童。”公园里桃花灿烂,他为我拍了一卷照片,在卸卷时,相机出现故障,无法再上第二个卷,弄得我



们很扫兴,想拍张合影的机会就没有了。我对他说:“桃花易落,不在它跟前拍合影也好。”我哪里知道,桃花未落,充满朝气的他竟先走了!

我还记得五月二日那个春日融融的上午,我们去铁路局客票代售处买票,被告知当晚的旅游 T475 次快车的软、硬卧票已售完,有五月三日的。我当时格外高兴,对他说,你看火车都帮我留你,我这几天心脏又不太好,你明天走吧。他犹豫一下,问了一下当日下午由哈尔滨开往图里河的慢车票,售票员说慢车票有,他当即要买,被我制止了,我说你何苦坐慢车回去,再多陪我呆一天吧。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是属龙的,我向着塔河方向吹一口气,那里就会落下一场雨,你不用担心会有火灾。没有买到票,我们就一同去新华书店,为他女儿买高考复习资料。从书店出来,已经快中午十二点了。他又一次提出要回塔河,说是在家的领导少,他放心不下。我只能快快不快地跟他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午后两点多的慢车票。车票订了下来,我们赶紧打车回家,我做了两个菜,他还兴致勃勃地跟我喝了一杯红酒,然后从房间提着他的旅行包走向门口。他每次离开哈尔滨的时候,总要拥抱我一下。他说:“真对不起,把你一个人扔在家了。”我跟他开玩笑说:“我在你的生活中总是位居第三,第一是工作,第二是女儿,第三才是我。”他笑着辩解说:“哪能呢。”我说:“怎么不是,你上了火车后仔细反省反省,是不是这样?”我看着他下了楼,关上门后,心里有种很空的感觉,便又跑到阳台像是有某种预感似的还想再看他一眼。当我看他走出了楼梯口,便喊了一声:“小黄——”他听到了,站住,回头向我招了招手,笑着走了。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笑,那么的明媚和柔情;这是他对我最后的招手,那么的亲切,又那么的绝情!到达加格达奇后,他在五月三日早晨去



◎ 故乡的居室。2002年除夕夜。这是我与丈夫度过的最后一个除夕。桌上的野花叫达子香花，从雪野中采来，有极强的生命力。

医院看望了一下因生眼疾而住院的女儿，就匆匆乘车赶赴塔河。中午十一点半左右，我还打通了他的手机，他

对我说正行进在塔源到新林的途中，他嘱咐我中午做点好吃的，我则对他说你们就在新林吃午饭吧。这是我们最后的通话，我还能回忆起他略显疲惫的声音，谁料也就是十几分钟以后，他撒手人寰了。

赵琳大姐和张振华书记专程陪我登上由哈尔滨开往加格达奇的火车后，我不停地打电话询问正护送世君由新林返加格达奇的弟弟，我说：“你仔细看着他，没准奇迹会发生，他会苏醒过来。”弟弟每次接到电话总要哽咽地对我说：“二姐，他真的没气了，面对现实吧。”我一直心存一线渴望，我想他是一个正直、善良、有才学的人，他才四十四岁，老天不会对他如此不公吧？

五月四日一下火车，我就要求去太平房看望他。到了那里，我请求所有的人都离开，我想和他单独呆一会。大家劝阻了一番，见我一再坚持，就答应了。见到他的那一瞬间，我浑身冰凉，他的面貌完好无损，甚至连擦伤的痕迹都没有，根本不像经历过惨烈车祸的人，他怎么就不能再召唤我一声了呢？！苍天啊！我对他说：“世君，你后悔不后悔呀，你太



认真了,你要是再多陪我一天,会有这样的事么?你走了,你的位置还会有人抢着来坐,你把我抛下来,谁来管我呢?”我是个克制力很强的人,但那一时刻我失声痛哭了!

回到北山宾馆,我想起他的眼睛还没有合上,就请求赵琳大姐午后再陪我去一次。赵琳大姐说,他已经死二十几个小时了,再为他合上眼睛是不可能的了。可我坚信我能让他安详地走。第二次来到太平房时,世君的二哥对我说:“专业的整容师已经给揉过眼睛了,只能这样了。”我没有说什么,走到世君面前,用手轻轻抚摩他冰凉的额头和眼睛,跟他说了许多温暖亲切的话,就像哄一个孩子似的,他果然心满意足地合上了眼睛!在场的人无不为之震惊和动容!当我的手离开他的眼睛时,感觉他的睫毛在微微眨动,似乎是与我做最后的告别。

我和世君虽然结婚还不满四年,又是两地生活,但我们彼此关心、志趣相投。我对他的人品和他丰富的对历史、人文知识的掌握非常钦佩。只要我没有特别重要的活动,总是回到老家来陪伴他。每天他一下班,屋子已打扫得干干净净,饭菜也已做妥,他总是很知足地对我说:我真有福,娶了你这么个好老婆。他说总有人问他,你娶了个名人做老婆,她会做饭么?听他的口气,很多人把我想象成那种只知道做事业、生活上一塌糊涂的女人。我们都热爱大自然,只要在故乡,每天晚饭后我们都要出去散步,他的内心世界也是极其丰富的,对自然界的风霜雨雪的变幻与我一样有着天然的敏感和感慨。我们最常去的是呼玛河边,他喜欢拣那些扁圆的石子打水漂,我则帮他查一共绽开了多少朵水花。每逢学校的寒暑假到来时,我会推掉一切笔会的邀请,赶回故乡带他如今已年满十八周岁的女儿,为她找辅导老师补习功课,有时与他女儿谈心到深夜,希望她能理解我对她的一番

苦心,好好学习、朴素求实、不慕虚荣,可惜我付出了全部的爱,最终获得的却是苍凉。我们间偶有的争吵,几乎都因为对他女儿的教育。在工作上,他是一个认真、务实、讲究方法和学养的人。他几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双休日,常常修改会议讲话稿至深夜,就是去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他还利用五一长假,专程赶回塔河察看森林防火的工作,其实他完全可以带着我出去旅游的。他不讲究吃穿用,从来不下饭店与人称兄道弟地拉帮结派,是个有着清净心和独立人格魅力的人。他在黄岛挂职期间,我从海南岛参加完学术会议前去看望他,接待我的黄岛开发区的领导说,他们这来过许多挂职锻炼的干部,世君是第一个住职工公寓,并且与普通职工一样在食堂吃饭的人。他热爱学习,几乎没有一天不读书。他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要求领导干部的素质更为全面一些,于是又捡起了英语,并考取了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学习法律。他喜欢下基层走访和调研,我曾经跟他去过几次乡村,当我对乡村的旖旎风光大加赞赏时,他想的却是农民未来的出路问题。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去世之后,我才认真看了他的几篇文章,比如一九九〇年发表在《森林与人类》上的《协和,大森林的呼唤》,这是一篇颇有哲学意味的才华横溢的文章,字里行间浸透着他对大森林危机后造成的自然灾害的忧虑,在文章结尾,他写道:“要自觉地按自然规律办事,与天地合一,在无林地造林使之有林,在有林地经营使之更好。与自然界协同进化,共同发展,这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不断进化的根本出路。”他还在一九八九年就写出了《浅谈合作开发苏联远东森林资源问题》,如今这种合作已经成为了现实。他的《治水必先兴林》发在新华社内参后,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他严以律己,今年正月他父亲在大庆去世之后,他关掉手机,没有通知任何人,塔河



县没有一个人来参加他父亲的葬礼。春节将至时,我们经常装做家中无人,把登门者“拒之门外”。我在清理他办公室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日记,那上面有这样几段话令我对他肃然起敬:“现在金钱关系无孔不入,一定要认真提防,宁肯得罪人也要拉下脸来。”“你拒礼之后送礼的人心里老大不舒服,他认为你对他不信任,有防备,他以后对你就心存戒备。”“过年是个令人头疼的事,往往会因为拒礼而得罪一些人。”他在任期间,没有任何亲属在这里发过木材、做过买卖。他以基层工作为主,放弃了几次出国考察机会,一生中从未走出过国门。他从来都是先人后己,有时周末上班,他想让司机在家里睡个懒觉,就自己打“板的”(一种人力三轮车)去上班,所以他去世后,蹬板的的人都说:“黄书记要是在塔河出葬,我们也会去送送他。”他还常骑自行车上、下班。他一九九七年由地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到任塔河县委书记时,仅有三十九岁,还是满头乌发。他走的时候,头发已白了许多。他曾连续多年被省委、地委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并亲自送走了两位被提拔的县长。就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的这次省九代会,他也是全票当选的代表。世君走了,由我做决定,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生他养他的故乡——泰来县平洋乡。他的坟离他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的坟很近,我想那样他就不会孤单。他喜欢故乡的清风明月、牛羊庄稼、溪流河湾,他魂归故里,会获得永久的安宁和休息。大兴安岭是他热爱的土地,他把青春和事业都留给了这里,这里有他的幸福和快乐,也有他的辛酸和委屈,作为妻子,我深深地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悲剧的人生经历对我来讲是创作上的一笔“财富”,总有一天,我会写出这样一部书来告慰他。我记得当我清理完他办公室的遗物,把他办公室的钥匙卸下来交还给县委办时,我的泪水汹涌而出。我对着他坐过的